

果戈理《涅瓦大街》中的魔鬼主题

肖云欣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果戈理对邪恶的力量, 以及考验基督和人类的魔鬼势力格外关注, 魔鬼主题反映了作家精神探索的不同阶段以及世界观的发展。果戈理以丰富的俄罗斯民间宗教文化传统为基础, 通过魔鬼主题揭示人的精神转变。与《狄康卡近乡夜话》对乌克兰民间传说中的魔鬼的描写不同, 《涅瓦大街》中的魔鬼作为邪恶的力量化身成人, 如同蛊惑人心的虚假神迹, 将人引入黑暗或死亡的境地, 该作品展现了艺术家在彼得堡的沉浮和最终悲剧性的结局。本文将从宗教视角来探究《涅瓦大街》中的魔鬼主题。

关键词: 果戈理; 《涅瓦大街》; 魔鬼主题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在俄罗斯的果戈理研究从 19 世纪 30—40 年代开始即达到一个高峰, 形成了以别林斯基为首的社会学批评模式, 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又形成一种宗教哲学批评模式, 代表人物有别尔嘉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其中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象征主义者强调果戈理作品的神秘象征性。他认为果戈理作品中的象征性形象充满道德、宗教、哲学意蕴。在著作《果戈理与鬼》中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 果戈理的作品是与“魔鬼”的斗争, 果戈理所理解的“魔鬼”是永恒邪恶的神秘化身, 以“人的永恒的鄙俗”形式出现, 而笑就是“人与魔鬼的斗争”。(梅列日科夫斯基 2013: 3)

果戈理的魔鬼主题起源于乌克兰人的恶魔学说。“乌克兰人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化财富, 它们以独特的内容和幽默感而激发了未来喜剧家的艺术灵感, 赋予了他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 使他对魔鬼、巫师、魔法、地狱、死亡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金亚娜 2009: 26) 在古代乌克兰的恶魔学中, 魔鬼的名字叫切尔纳伯格, 名字意为“恶神”, 是贝洛伯格(善神)的对立面。根据乌克兰人的古老观念, 魔鬼既可能是动物形态也可能是人的形态。

(Супруненко 1993: 123) “古人总能在身边看到很多超自然的力量, 这种力量通常是无形的。基督教将超自然力量列入了确定系统。久而久之, 魔鬼成为了所有邪恶势力的首领, 现在它们被称为魔鬼、撒旦或恶魔, 其他所有的势力都逐渐服从他。基督教将魔鬼视为一种邪恶、不洁的力量。”(Митрополит Іларіон 1992: 138) 格纳秋克认为魔鬼的形象起源于民间传说, 它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生了重大转变。(Гнатюк 1912: 89) 沃伊托维奇写道: “魔鬼是一个涵盖所有邪灵的通用概念。……他们永久的家是地狱, 维伊统治着魔鬼。魔鬼可以变成人或动物。……它们就像人一样, 会结婚繁衍后代, 但不会死去。……它们的特点是只有在晚上才有魔力”。(Войтович 2002: 591)

1 魔鬼——邪恶的化身

《涅瓦大街》主要分为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述了艺术家皮斯卡廖夫在涅瓦大街上遇

见了一个十分美丽的女郎，她身上的每一个特征都让人感觉她是来自上流社会。当皮斯卡廖夫来到女郎的住处，发现她是一个妓女，他忽然间失去了所有方向，不能将他之前所碰到的高尚的美丽女郎与眼前这个庸俗的人联系起来，因此精神上遭受着折磨，最后自杀而终。小说中主人公一直在寻找美，但无奈的现实却是“美遭受践踏，美备受畸形的价值观念奴役”。

（果戈理 1999：50）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尉皮罗戈夫，与纯真的艺术家皮斯卡廖夫不同，皮罗戈夫是一个会逢场作戏的投机者，他追随着一位金发女郎来到了工匠席勒的家中，明知道这位女郎已经有妇之夫还以轻浮的方式挑逗她，女郎的丈夫席勒和他的朋友霍夫曼狠狠地惩罚了这个无耻的中尉，于是皮罗戈夫打算向将军告发这两个德国人，但最后却改变了主意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家日记”中提到了皮罗戈夫中尉的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皮罗戈夫中尉“是一个骇人的预见，犀利的洞察未来的天才的预见，因为皮罗果夫之流多得不计其数，多得打不胜打。”（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150）

在乌克兰民间传说中魔鬼的特点是小的、黑的、好动的、带有角和猪鼻子。（Супруненко 1993：123）而在《彼得堡故事集》中的魔鬼身上的这些传统特征消失，它们获得了普通人一样的外表。《涅瓦大街》中的魔鬼形象正是如此。与《狄康卡近乡夜话》中鲜明的魔鬼形象不同，《涅瓦大街》中的魔鬼是藏在暗处的。作者并没有对魔鬼形象进行直接描写，而是通过情节上的暗示让读者渐渐感受到魔鬼的存在。第一次暗示是在与黑发女郎第一次会面时：“整个身段，线条啊，脸型啊，——美极了！”（Вс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контуры, и **оклад лица — чудеса**. 果戈理 1999：9）**Оклад лица**是与《圣经》中圣像的比较，而**чудеса**则与基督教中的含义相反。按照基督教的传统，**чудо**和**чудеса**两个词是有所区别的，而**чудеса**一词恰恰指的是邪恶的、恶魔的含义。（Каратаева 2009：111）第二次是在描绘陌生女郎的外貌时，“它们鬃曲着，这些美丽的发卷”（果戈理 1999：12）卷发是魔鬼所具有的特点。众所周知，“魔鬼通常被刻画成卷发的样子。”（Дж. Холл 1996：144）第三次是在皮斯卡廖夫追逐美人的过程中时：“美人儿回头看了一眼，他觉得她的嘴唇上似乎露出一丝微笑。”

（Красавица оглянулась, и ему показалось, как будто легкая улыбка **сверкнула** на губах ее. 果戈理 1999：13）动词**сверкнула**有闪耀和闪现的意思，这个词一方面表现出皮斯卡廖夫对爱情的渴望，而另一方面也含有**метаморфоз**（转变、变化的含义）。通过运用动词**сверкнула**想警告主人公美丽的陌生女郎是一个**оборотень**（传说中会变化的人，即鬼或妖怪），黑发女郎是恶灵的化身。（Каратаева 2009：108—111）皮斯卡廖夫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这是路灯以其使人容易产生错觉的光线在她脸上映出了近似微笑的表情”。（果戈理 1999：13）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皮斯卡廖夫自我欺骗的性格，而这恰恰是在涅瓦大街的生存准则。

“魔鬼是恶的化身，这在果戈理的作品中也不能例外。每个鬼怪身上都有邪恶成分。”（金亚娜 2003：27）而《涅瓦大街》中的黑发女郎恰恰是邪恶的化身。小说中提到了与魔鬼相关的典型特征，美丽女郎的形象始终伴随着光明与黑暗的变幻：“穿燕尾服和斗篷的年轻人迈着胆怯、颤抖的步子，朝远处飘动着花哨斗篷的方向走去。那斗篷时而在接近街灯时闪现出鲜艳的光亮，时而在离开街灯时一瞬间被黑暗所吞没。”（果戈理 1999：10）

追随着梦想的皮斯卡廖夫“上升到黑暗的高处”，而不是在“天堂”找到了栖身之所，他认为女郎的住所是魔窟，并感叹到：“在这里，人无耻地践踏并嘲弄一切点缀着生活的纯洁与神圣的东西；在这里，女人，这世界的骄傲，人类之花，变成一种奇怪的莫名其妙的生物，丧失了包括纯洁的灵魂在内的一切女性的东西，令人作呕地把男人的作派和粗野无礼据为己有，而不再是那柔弱的、美丽的、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了。”（果戈理 1999：15）按照乌克兰民间传说中的观点，魔鬼能够进行各种转变。关于黑发女郎的恶魔本质，克里沃诺斯说到：“在皮斯卡廖夫的梦境中可以发现黑发女郎的转变，她每次都是完全不同的样子，就像魔鬼极力隐藏自己的本性以及虚伪的嘴脸时所发生的转变。”（Кривонос 1999：163）

黑夜是魔鬼的领域，而皮斯卡廖夫与黑发女郎所发生的事都是在晚上。午夜过后，当皮斯卡廖夫在睡意朦胧之时，敲门声响起，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出现，邀请他和那位美丽的姑娘参加一个舞会。这次“奇怪的会面”让皮斯卡廖夫感到困惑，他经历了“可怕的”困惑，“他觉得，好像有一个魔鬼把整个世界砸成了无数个碎块，又把这些碎块毫无意义、毫无条理地搅到一起”。（果戈理 1999：18）这里文中第一次直接提到“魔鬼”（какой-то демон）这个词，魔鬼的目的——打破原有的和谐，使世界陷入混乱之中。虽然这一切只发生在皮斯卡廖夫的梦中，但黑暗力量对他的精神威胁却是十分真实的。

2 魔鬼——虚假的神迹

皮斯卡廖夫为什么会被迷惑？他以假为真，把外表看似美好的事物认为是“神迹”。“整个身段，线条啊，脸型啊，——美极了！”（Вс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контуры, и оклад лица — чудеса. 果戈理 1999：9）Чудеса（神迹）是《圣经》的关键概念之一。神迹是非世人所能做的，“专指上帝、耶稣、圣灵或其它拥有非凡能力的人以异乎寻常的手段致使发生的神奇事情”。（梁工 1990：677）但在《圣经》中也有“假神迹”的概念——“由撒旦的力量、假基督和假先知施行的神迹，以欺骗选民”。（Библ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0：791）《圣经》中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马太福音》 24：24）而发生在皮斯卡廖夫身上的看似偶然的事件，实际上绝不是偶然。在皮斯卡廖夫命运的非凡转变背后，在他因与美丽的黑发女郎相遇，并在梦幻与现实的边缘而引发的离奇情节背后，还有另一个与魔鬼主题相关的动机——精神上考验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被上帝选中的人被赋予了巨大的能力并呼吁执行一项特殊使命。然而被选中的皮斯卡廖夫并没有经受住考验，他被拥有美丽外表的“虚假神迹”所迷惑，美丽的黑发女郎在皮斯卡廖夫看来是一个“神”，一个“圣物”：“天哪，真是仙女一般的花容玉貌！（果戈理 1999：12）皮斯卡廖夫紧跟着美女，害怕失去她，并十分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天哪，在这一瞬间包含着多少幸福啊！这两分钟的生活多么美妙啊！”（果戈理 1999：13）“他脑中并没有任何尘世的杂念，身上并没有燃烧人间的情欲之火；不，此时此刻他像一个憧憬着朦胧的精神之恋的童男一样纯洁无瑕。”（果戈理 1999：14）皮斯卡廖夫作为一个纯真的艺术家，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他选择了梦想。然而，这一切只是一个欺骗，一个幻想，“虚假的神迹”，并不是由上帝，而是由不洁的力量——魔鬼施行的。

在《涅瓦大街》的结尾作者写到：“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果戈理 1999：49）被人们所熟知的繁华的涅瓦大街变成了充满邪恶力量被黑暗势力所俘虏的“异己世界”，“贵族资产阶级文明这一英华荟萃之地竟拥有使‘一切都会逆转’的魔力”。（果戈理 1999：52）。正如巴赫金所说，“浪漫主义的怪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恐怖的、与人格格不入的世界。一切习惯的、普通的、日常的、熟悉的、公认的东西。突然都变成了茫然的、可疑的、与人格格不入和与人为敌的东西。自己的世界突然变成了异己的世界。在通常毫不可怕的东西中突然展示出恐怖的东西来。”（巴赫金 2009：45—46）在描绘黑发女郎以及她房间中的同伴时作者这样写到：“不同角落里的三个女人身影扑入他的眼帘。一个正在摆纸牌；另一个坐在钢琴前用两只手指弹着一支不成调的古老的波罗涅兹舞曲；第三个人坐在镜子面前，用梳子梳理长长的头发……”（果戈理 1999：14）数字“三”在《圣经》中常表示合一、成就，并代表宇宙，以及三位一体的含义。（梁工 2009：646）而在发生转变的“异己世界”中，“三”是反宇宙、反三位一体的象征。除了数字“三”之外，小说中还多次出现了数字“四”：“突然之间在他面前矗立起一幢四层楼的房子，四排闪烁着灯火的窗户一齐盯住了他”（果戈理 1999：13）；在经历了痛苦的煎熬以及希望破灭后，皮斯卡廖夫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四天过去了，他反锁的门一次也没打开过。”（果戈理 1999：29）“四”是多神教和基督教神话中的神奇数字之一。“四意味着大地、完整、正义。《圣经》包含四部福音书。天地有四方：东、南、西、北；一年有四季：春、夏、秋、

冬等。”（Войтович 2002: 584）而在小说《涅瓦大街》中，“四”的含义与圣经中的含义完全是相对的，它代表破坏宇宙的完整性——“魔鬼把整个世界砸成了无数个碎块”（果戈理 1999: 18）；以及破坏正义，将人引入邪恶之地——“可惜呀！由于渴望破坏和谐生活的地狱精灵的可怕意愿，在狞笑声中她被抛入了罪恶的深渊。”（果戈理 1999: 16）

在小说的末尾，作者揭示了涅瓦大街充满欺骗性的一面：这条涅瓦大街，它任何时候都在撒谎，特别是在浓浓的夜色降临到街上，把房屋的白色墙壁和淡黄色墙壁分别开来的时候，在整个城市轰鸣起来，闪烁起来，无数马车从桥上蜂拥而下，前导马驭手在马背上呼叫、跳跃，而恶魔（сам демон）亲自点燃路灯，只为了给一切制造假象的时候。（果戈理 1999: 49）果戈理使用 сам демон 这个词强调了作者对那些不仅是“点亮灯”的恶魔，还有对统治世界的黑暗势力的严肃态度。因为，根据基督教的观念，魔鬼的居所是地狱，而当魔鬼进入现实，证实了大地将变成黑暗力量活动的地方，变成地狱。“地狱”在希腊语中意思是没有光的地方。在基督教教义中指的是精神上的监狱。（Библ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0: 28）地狱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罪人要与上帝隔离。（梁工 1990: 677）

3 魔鬼——死亡的力量

皮斯卡廖夫为什么会走向死亡？莫丘尔斯基在《果戈理的精神之路》中说到：“皮斯卡廖夫死于女性美的力量，死于她天生固有的恶魔主义。艺术家皮斯卡廖夫是一位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和纯真的梦想家，他将涅瓦大街遇到的女郎视为‘圣物’。在他的审美意识之中，美具有最高的价值，她是神在大地上的启示；崇拜美丽，爱美丽的女人就等同于为宗教服务。而皮斯卡廖夫揭示了另一真相，有着‘仙女一般的花容月貌’的人可能是过着淫逸生活的放荡者。”（Мочульский 1934: 32）

皮斯卡廖夫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打算娶这位美女，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是为了救她，把她从淫逸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并且他认为他的这种高尚行为可以将美还给世界：“而我的高尚行为不是自私的，甚至可能是伟大的。我将把世界上最美丽的饰物还给世界。”（果戈理 1999: 27）从这里就看出皮斯卡廖夫与皮罗戈夫完全不同的人生追求。但涅瓦大街是一个“纯真激情被无情践踏”的地方，是一个“被庸俗和堕落”所主宰的地方，美仅仅能栖身于艺术家的幻想世界之中。因此皮斯卡廖夫的精神壮举在价值观扭曲的现实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皮斯卡廖夫在向美人求婚遭到拒绝后备受打击，他心灰意冷，回到家中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一周之后，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喉咙被割断了，沾满血迹的剃须刀掉落在地上。从痉挛地叉开的双手和骇人的扭曲的面容上可以断定：他的手曾经颤抖，在他罪孽的灵魂离开肉体之前，他还痛苦地挣扎了好长时间。（果戈理 1999: 29—30）在感情的影响下，皮斯卡廖夫做出牺牲这一崇高的精神壮举。这一片段展现出了俄罗斯民间宗教文化传统中的“牺牲”和“流血”的主题。“牺牲”和“流血”的主题与祭祀仪式有关，在古代，祭祀是为了获得神灵或自然力量的庇佑，并且这些主题就与 завет（约言）相互联系：一个人通过祭祀，表明他接受了与上帝的约定，但必须以纯洁的心去做，否则献祭不会被接受。献祭动物的血被认为是神圣的，是净化、救赎和与上帝和解的手段。在《新约》中，牺牲和流血这两个主题也与基督的形象有关，他为人类的罪牺牲了自己。在基督教中，人们相信基督所流的是纯洁的血，可以洗净人类所有的罪。

牺牲和流血的主题在皮罗戈夫的故事中完全是另一翻景象。在皮罗戈夫中尉面前，鞋匠霍夫曼正准备割掉工匠席勒的鼻子，因为按照席勒的说法，一个鼻子“一个月就得买三磅鼻烟”。也就是说席勒已经做好了为资本牺牲鼻子的准备。而这正是作者苦涩的讽刺，他看到了世界在变化，与此同时人们做出牺牲的内容也在变化。

皮罗戈夫中尉的故事，乍看之下与皮斯卡廖夫的故事无关，但这两个故事之间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在皮斯卡廖夫的故事中，彼得堡的世界是一个虚伪、腐化、诱惑、充满虚假价值的世界，那么在皮罗戈夫故事中的彼得堡就是一个贪婪、资本、算计的世界。果戈理认为，首都世界的一侧和另一侧都很可怕，因此在皮罗戈夫情节的叙述中，黑暗的主题得到了加强。皮罗戈夫追赶美丽的金发女郎，“他们穿过黑洞洞的喀山门走上小市民街……她轻快地跑进一座肮脏的房子的门，她跑上狭窄的黑咕隆咚的楼梯，走进一个门。皮罗戈夫也勇敢地紧跟着挤了进去”。皮罗戈夫看到了一个“四周墙壁黑乎乎的房间”，天花板被煤烟熏黑了。（果戈理 1999：37）“黑暗”一词在《圣经》中经常被用来表示“无知、悲伤、惩罚、死者的居所和邪灵的区域”（Библ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0：861）而黑暗的主题在皮罗戈夫的故事中主要体现在他精神上的无知，现实世界变成了邪恶力量即魔鬼活动的区域。皮罗戈夫本人最看重自己的地位，他既不知道高尚的激情，也不知道至高无上的幸福以及上帝。因此有关于皮罗戈夫的故事中，没有提到 Бог, божество, божественный 等词。但这一部分有 черт 一词对魔鬼的间接描述：“真见鬼，我的朋友霍夫曼，我是德国人，不是俄国猪！”……“嘿，我不想戴绿帽子！抓住他的领子，我的朋友霍夫曼，我可不想！”他使劲挥舞着双手，继续说着，他的脸涨成了像他的红呢子坎肩一样的颜色。（Черт поberi, мой друг Гофман, я немец, а не русская свинья...О, я не хочу иметь роги! Бери его, мой друг Гофман, за воротник, я не хочу, - продолжал он, сильно размахивая руками, причем лицо его было похоже на красное сукно его жилета... я немец, а не рогатая говядина! 果戈理 1999：45）在这一片段中，恶魔的主题通过人物形象上的一些细节所展现出来：рог 一词除了原文中的绿帽子含义之外，还有动物的角的含义，而在乌克兰的民间传说中魔鬼的特征之一就是带角；除此之外席勒涨成红呢子坎肩一样颜色的脸和索罗庆集市上小鬼的红衣袍形象相对应；与此同时作者将主人公的名字设定成席勒和霍夫曼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名字并非偶然，意在通过浪漫的反讽来展现人与世界的精神退化。

克里沃诺斯（В.Ш. Кривонос）注意到了《彼得堡故事集》中 черт 一词的高频出现率：Чорт его знает, как это сделалось（Гоголь 1940：50，“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Чорт хотел подушутить надо мною（Гоголь 1940：60，“魔鬼想跟我开个玩笑”）；Только черт разберет это!（Гоголь 1940：71，“只有鬼才能弄明白！”）；Чорт поberi, как теперь хорошо освестилось его лицо（Гоголь 1940：128，“见鬼，现在他脸上的光线多么好啊！”）不管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作为叙述者的作者本人都经常带“鬼”字骂人（чертыхаются）。果戈理的研究学家认为：“这不仅表达了他们在面对某些情况和事件的情绪反应，而且还体现出它们感知到了周围空间与鬼神之间的联系。Чорт 一词同时也伴随着充满邪恶力量的空间以及人物迷惑的思想，反应小说中人物被迷惑的状态。（Кривонос 1996：46）

皮罗戈夫的故事揭示了另一主题——虚空的主题，即一切空洞的、虚假的，它与魔鬼的主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唉，唉！忙忙碌碌，整天忙忙碌碌！”（果戈理 1999：34）这句话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一句话：“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个人在日光之下劳苦劳碌，又有什么用呢？”（《传道书》 1：2—3）在这涅瓦大街之中，虚伪庸俗的皮罗戈夫们如鱼得水，而高尚纯洁的皮斯卡廖夫的梦想却被现实击垮最终走向毁灭。在涅瓦大街乃至整个俄罗斯还有千千万万个皮罗戈夫。别林斯基对皮罗戈夫这一人物形象评价到：“呵，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皮罗戈夫，典型之典型，原型之原型！你比夏洛克更广阔无边，比浮士德更意味深长！……皮罗戈夫！这是象征，是玄秘的神话，一件剪裁的十分奇妙、一千个人穿来都合身的长袍！”（别林斯基 1963：163）

4 结束语

果戈理《涅瓦大街》中的魔鬼主题可以追溯到俄罗斯民间宗教文化传统，并与许多其他主题相互关联：邪恶的化身，虚假的神迹，流血和牺牲、虚空等主题。在《涅瓦大街》中魔

鬼作为一种邪恶的力量有机地融入了“异己世界”并获得了社会化身，给人带来了致命的威胁，“魔鬼的形象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创作中反应自己精神现实，寄托对世界主观感受的载体。”（刘锟 2009：99）果戈理通过对魔鬼形象的刻画来反映涅瓦大街中人与社会的精神缺陷。正如杜纳耶夫所说：“我们认为果戈理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天赋：即对世界上的邪恶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与感受力，在世上很少有人有这种天分。这既是天赋，也是对灵魂的考验，是来自上天的让人与内心的恐惧作斗争的呼唤”。（Дунаев 2002：137）

参考文献

- [1] Библ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M]. Москва: Терра, 1990.
- [2] Войтович В. М. Українська міфологія[M]. Київ: Либідь, 2002.
- [3] Гнатюк В. Знадоби до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демонології (Т. 2. Вип 2.) [M]. Львів: 1912.
- [4]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23 томах. Том 3.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9.
- [5]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14-ти томах. Т. I. [M]. Москва: Л, 1940.
- [6] Дунаев М. М. Вера в горниле сомнений: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XVII – XX веках[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Совет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2002.
- [7] Каратаева С. В. “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 поэтика телесности[J]. Вестник Алта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2009(9) .
- [8] Кривонос В. Ш. Мотив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Гоголя[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ЕГПИ, 1999.
- [9] Кривонос В. Ш. Фольклорно-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мотивы 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х повестях Гоголя // Известия РАН.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6(1).
- [10] Митрополит Іларіон. Дохристиянські вірування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M]. Київ: Обереги, 1992.
- [11] Мочульский К.В. Духовный путь Гоголя[M]. Париж: YMCA-Press, 1934.
- [12] Супруненко В. Народини. Витоки нації: символи, вірування, звичаї та побут українців[M]. Запоріжжя: Берегиня, 1993.
- [13] Холл. Дж. Словарь сюжетов и символов в искусстве[M]. Москва: КРОН-ПРЕСС, 1996.
- [14]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6卷[M]. 钱中文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 [15]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 (第一卷) [M]. 满涛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3.
- [16] 果戈理. 彼得堡故事及其他[M]. 刘开华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17] 金亚娜, 刘 锟, 张 鹤. 充盈的虚无: 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18] 金亚娜, 并非不可解读的神秘——果戈理灵魂的复合性与磨砺历程[J]. 俄罗斯文艺, 2009(3).
- [19] 梁 工. 圣经百科全书[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 [20] 刘 锟.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21] 梅列日科夫斯基. 果戈里与鬼[M]. 耿海英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 [22] 圣经[M].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 [23]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作家日记 (上) [M]. 陈燊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The Devil Theme in Gogol's “Nevsky Prospect”

Xiao Yun-x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Gogol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ower of evil and the devil forces that test Christ and man. The devil theme reflects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writer's spiritual explo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world view. Gogol, based on the rich tradition of Russian folk religion and culture, reveals the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of man through the devil theme. Different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evil in Ukrainian folklore in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the devil in "Nevsky Prospect" incarnates as an evil force, leading people into darkness or death like a false miracle to captivate people. The work shows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artist in Petersburg and the final tragic outcome.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devil theme in "Nevsky Prospect" from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Keywords: Gogol; "Nevsky Prospect"; the devil theme

作者简介: 肖云欣 (1997—),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黑龙江大学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2-11-01

[责任编辑: 刘 锐]